



GLASS MENAGERIE

玻璃水族

布拉殊卡用玻璃创作出各种晶莹剔透的“海洋生物”，渥尔夫·利塞（Wolf Reiser）畅谈这些模型对自然历史的重要贡献。

1853年5月，31岁的利奥波德·布拉殊卡（Leopold Blaschka）乘坐轮船远赴北美。他的父亲和妻子不久前接连去世。茫茫海上，日子恍然在遗忘与新生之间流逝。沉思冥想之际，布拉殊卡凝视大西洋的无尽深处，偶然间看见大群夜光水母（*pelagia noctiluca*）在漆黑的海上翩翩起舞，翌日他在航海日志上记下这幕超现实景象：“在我们面前出现散发艳丽淡绿微光的微小生物，它越变越大。忽然一个黑影，或许是一条鱼，在发亮的小生物群之间疾驰而去，它们像是要把着迷的旁观者诱入一个魔幻世界。”不知不觉间他开始追随这些迷人景象，并在速写本上画满奇异的海洋生物。

在人类能活养这些纤弱的海洋生物前，利奥波德和鲁道夫这对父子制作的玻璃海洋生物模型被用来放进水族箱中。他们也曾创制一些作教育用途的微生物模型，如放射虫（*radiolarian*）（上图）。布拉殊卡父子创作了不少鱿鱼和章鱼，包括普通章鱼（*Octopus vulgaris*）（右图）；毯子章鱼（*Tremoctopus velifer*）（下页）及（第25页，顺时针左上图起）扁船蛸（*Argonauta argo*）；伞膜发光鱿鱼（*Histioteuthis bonelliana*）；彩纹板翼鱿鱼（*Onychia platyptera*）和属鱿鱼类的一般乌贼（*Sepia officinalis*）。



布拉殊卡家族世代居住在波希米亚北部（现属捷克共和国），是当地著名的玻璃吹制艺术世家。那里的森林小屋、水车和烧炭工人的茅舍自12世纪起就是传统风光不可缺少的部分。当地居民历代以来各有其独特方法以木材、卵石、石英及氧化铅等材料制造形形色色的器具，既有便宜的日常摆设，也有精致纤巧的装饰物品。家家户户都把家传手艺视为珍宝严加保管。布拉殊卡家族很快成为玻璃吹制行业的翘楚，贵族豪门府第无一没有他们制造的豪华水晶吊灯、精致切割的玻璃饰物和镀金彩色高脚杯。利奥波德曾在课余接受金匠及宝石切割工艺的训练，年轻的他早有开拓新领域的雄心壮志。他经常到丛林散步，对着蕨类植物以及其他花草素描，然后在家中把图画化为高雅闪烁的玻璃装饰。1857年他的儿子鲁道夫出生，他开始制作实物大小的玻璃兰花模型，其逼真程度令专家学者和私人收藏家叹为观止。德累斯顿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度赞誉其艺术成就，邀他迁居易北河（Elbe）畔，并为他提供了一座别墅和一个工作室。

19世纪末研究和测量的风气正盛，科学院和博物馆纷纷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兴起，人们对有关活动的热忱不亚于当时的殖民热潮。布拉殊卡栩栩如生的玻璃模型创作，无疑是精炼工艺和前卫艺术严谨无误的自然结合，这不但符合时代的理想和需求，更显示出布拉殊卡对当时潮流的先知先觉。1870年前后，鲁道夫开始和父亲一起工作，父子二人声名远播，顾客遍及日本、印度及美国。

虽然利奥波德主要创作植物模型，但他又忽然回忆起那个魔幻的海洋世界，引人入胜的水下幻光表演，墨鱼、鱿鱼和章鱼的波尔卡舞姿。博物馆甚至建造了一座巨型海洋水族馆，以便布拉殊卡父子得以能分毫不差地复制出无脊椎海洋动物世界。作为谢礼，二人创造出非凡的玻璃模型，海葵、海螺、海洋环节动物、珊瑚虫、矽藻和海绵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还有那些爱跳舞的神秘水母。

他们不但为研究员和科学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生动模型，同时让人类得以一瞥来自海洋深处的生物。他们为浪漫主义者把转瞬即逝变化作永恒不朽，又为收藏家创制独一无二、具备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简单来说，布拉殊卡父子以灵敏的触觉、非凡的高雅和出神入化的才华同时革新了艺术、工艺和科学。利奥波德在回应专家的质疑时，谦虚地表

示：“许多人都以为我们拥有某种神秘仪器，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拥有的只是工作的必要技术，而我儿子拥有更多，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父子二人在其黄金时期以敏锐直觉进行创作，运用娴熟流畅的技术打造模型，效率仿如一枚精确的瑞士時計。创作规模较大的玻璃模型时，他们从一开始就会分工合作，利奥波德掌控整体结构的组合和装配，儿子鲁道夫则负责复杂细节、微型装饰元素、表面润饰及最终魔幻效果等。1886年世界知名的哈佛植物博物馆馆长乔治·林肯·古德尔（George Lincoln Goodale）拜访布拉殊卡的工作室时，他无法想像自己亲眼见过的玻璃模型皆出自此地。他目瞪口呆地站在这间阴暗小屋中，里面放满了玻璃管碎片、粗陋的工作台、铜丝卷盘、硝石、一杯杯的盐和颜料、古老的风箱、一桶桶冷却水、盛满有毒氧化物的锡壶、一盆盆的钾碱和炽热的熔炉。

他哑口无言，看着两位大师在混乱而闷热的工作室内，以难以置信的熟练技巧控制加热、吹制、造型及熔合等每道工序需要的时间。他们又一丝不苟地混合无数颜色，层层组叠不同厚度的玻璃片来制造富有质感的表面，再用纤细至极的铜丝高度精确地打造出鳍、鳃及眼等部位。古德尔呆若木鸡，犹如目睹神灵降世。1890年起，他委任布拉殊卡父子专门为哈佛大学工作。他们制作了数以千计的动植物模型，浩繁的展品目录既是他们高效表现的证明。

1895年利奥波德逝世之后，儿子接管了家族生意。他们从来没有聘用或训练学徒；在当时盛行的保密传统下，他们又忘记把一生的工作经验和二人私下交流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导致无儿无女的鲁道夫在1939年逝世后，家族世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技巧连同他一起埋入德累斯顿附近的家族墓地内。许多绘图原稿又在日后接连的炮火中尽数损毁。这些波希米亚魔术师璀璨的文化遗产就此一去不返。迄今为止，即使是哈佛大学的尖端科技专家，仍然无法媲美布拉殊卡父子的深海生物玻璃模型的质地与美感。今时今日，我们只好期待在伦敦、维也纳、比萨及蒂宾根（Tübingen）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偶尔开启珍藏的宝库，赐予我们匆匆一瞥这个魔幻国度的机会。这确实令人沮丧，但却提醒我们伟大艺术的独特和珍贵。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

